【故地往事】

献给母亲的诗
78年前写于台儿庄战场的家书

□郑学富

前不久,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战场文物——一封家书。捐献人马风威讲述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78年前,马风威的爷爷马聚三在台儿庄战场上写给母亲一封家书,这是一首饱含深情的“献给母亲的诗”。

马聚三,1907年出生在河南巩义市米河镇一个富裕家庭,哥哥叫马光吾,兄弟俩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据老辈人讲,马聚三英俊威武,从小就练武,有一身好功夫,据说一拳能把碗口粗的树打断。后来,马聚三不顾父母反对,毅然走出家门当兵去了。因为有文化,又练过武术,所以当兵不久,部队就保送他上了军校。

马聚三当兵后,应该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曾回家探亲一次。母亲劝他说:“外边太乱了,你父亲年龄也大了,你还是回来继承祖业吧。”可是马聚三说:“现在国家山河破碎,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凡是有血性的人都不愿当亡国奴。更何况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我更不能苟且偷生。”他还劝父亲把家里的地卖掉,否则会招来祸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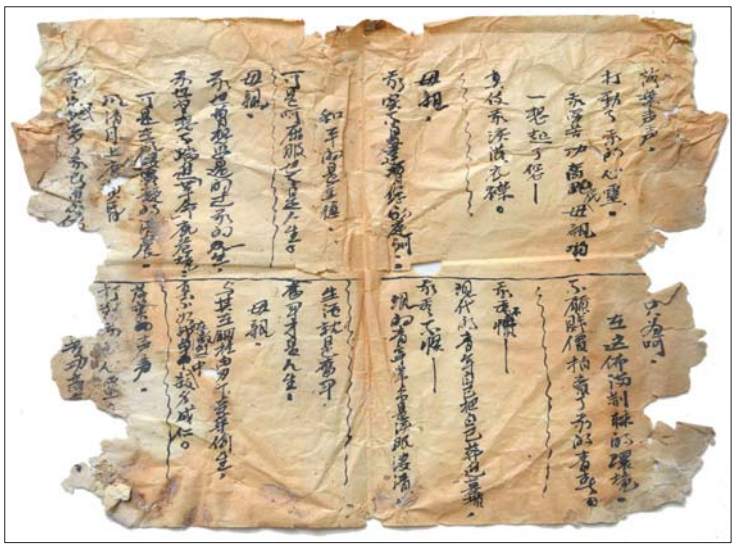
马聚三这次探家返回部队后,就踏上了抗日战场,一直没有回家。从此杳无音信,是死是活,下落不明。

1996年,马聚三老家村里的老中医马坦平翻盖房子时,挖出一个封口的坛子。马坦平想:这里面可能是金银财宝,我们不能动。他连忙把坛子抱到了马风威家里。因为在解放前,这块地是马风威祖上的牲口棚所在地。所以,马坦平这算是物归原主。

马风威打开坛子,发现里面并不是什么金银财宝,而是一封家书和一枚军队胸章。家书已经泛黄,残缺不全,内容是“献给母亲的诗”:

母亲,
我也曾想安逸地过我的一生,
我也曾想不踏进革命的危境。
可是,
在风凄露凝的清晨,
风清月白的黄昏,
我决不应忘了我所负的使命……
母亲,
与其在钢枪白刃下受辱偷生,
真不如在激烈战争中杀身成仁。
落叶声声,
打动了我的心灵,
我劳苦功高的母亲……

这是一首表达作者对慈母思念之情的诗,也是一首向母亲表白自己志向的诗。马风威明白了,这是爷爷马聚三的东西。可是谁埋在这里的呢?爷爷是战死了?还是去了台湾?



马聚三写给母亲的诗。

后来,村里的老人马慧寅悄悄告诉马风威:“我年轻时候和你大爷爷马光吾是好朋友,他去世前告诉我,你爷爷是1938年在台儿庄战役中牺牲的。你爷爷牺牲后,马光吾代替家人领取了遗物,不忍心让你祖爷爷、祖奶奶和你奶奶伤心,就把马聚三牺牲的事一直埋藏在心里。他把这些遗物装在一个坛子里,封好后埋在了你家牲口棚的地下。”

马风威为了证实爷爷是在台儿庄战役牺牲的,到档案馆、图书馆查了好多资料,但是都没有查到。转眼到了2016年4月8日,台儿庄大战胜利78周年纪念活动在台儿庄举办,很多参战将士的后代齐聚一堂。不死心的马风威也赶来到处打听,但是都没有结果。正在他失望之时,遇到了前来参加活动的台湾黄埔军校同学后代联谊会会长丘智贤先生。他就把爷爷的名字告诉了丘智贤,委托他在台湾查查档案,看能不能查到。丘智贤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丘智贤回到台湾后,查阅了好多档案资料,终于在台北国民革命忠烈祠找到了答案。丘智贤先生在J7-57号的牌位上面看到了马聚三的名字,上面写道:马聚三烈士因作战阵亡于民国27年(1938年)6月1日,1977年3月入祀。根据规定,将军级别的牺牲者,有单人牌位供奉;校尉级的是百人合用的牌位;士官、士兵则以集体名册藏置在箱子里,每箱有一万个人的名单。马风威的爷爷马聚三是在100个人合用牌位上的,应该是校尉级军官。2016年5月5日,丘智贤给马风威发来“马聚三烈士入祀资料”的邮件,被埋藏78年的秘密揭开了谜底。

笔者查阅了国民革命军第27师参加抗战的经历,梳理出马聚三参加抗战和牺牲的过程:马聚三加入的部队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后改为第2集团军)第27师。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马聚三跟随第27师在琉璃河、良乡等地区抗击日军。1938年3月,27师奉命开往徐州东北的台儿庄右翼布防,参加台儿庄战役,4月8日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5月,日军集结重兵分六路迂回包围徐州,企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和第五战区察觉了日军的企图,决定分五路突围,实行战略转移。这时,27师受命驻守徐州西北九里山附近,与30师一起负责掩护友军撤退。5月19日,敌步骑炮兵附战车数十辆,在空军配合下猛攻27师和30师阵地,两师官兵与日军浴血奋战,掩护主力部队转移。据《第2集团军参加鲁南台儿庄一带作战战报》载:“官兵皆深明大义……虽孤军重围,仍极力苦撑,阵线屹然未动。”至下午5时,待徐州周围的中国军队全部撤离,27师在师长黄樵松的率领下冲出日军重围,24日到达淮阳附近。“后沿途屡遭敌人追击,损失奇重”。马聚三应该在此时壮烈殉国,时年31岁。

【老物件儿】

黄县的三眼铳与灰里拱

乡下有些老物件儿,历史古老得一塌糊涂,没有明白人跟你掰扯,你都不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下面就让我带着你,去见识见识我们胶东黄县(今龙口)的老物件。

三眼铳是中国古代一种短火器,外形为三根单铳联装,明代《武备要略》记载:“三眼铳管约长一尺,铳口如鸟铳大,可容铅弹三钱。铁要炼熟,两筒相包务使合缝密实,眼内大小得宜;亦以钢钻稍车之,使眼内光直,出弹方准。三管攒而为一,用箍三道或只用口箍一道。”在三眼铳的尾部留有柄座,安装有长度不等的木杆用以握持。每个铳管外侧都有个小孔,可通引信。使用时在铳管内添加火药,最后装填钢球或者铸铁块、碎铁砂等,轮流发射。作战时,一枪打马,二枪打人,三枪爆头,三枪过后,抡着三眼铳直接上了——三眼铳当成狼牙棒使了。三眼铳明代最为兴盛,据说李自成攻破北

京,崇祯出宫时手里就提个三眼铳,由此可见其普及程度。

火铳本来就是概略射击的武器,三只枪管捆在一起,更谈不上瞄准了,所以黄县有句歇后语:“三眼铳打兔儿——不拿准儿。”再加上三眼铳枪管较短,射不远,所以后来慢慢被鸟铳取代。在乡间三眼铳则一直保留着,只是枪管变得越来越短,样子有点像莲蓬,也有点像周代采诗官手持的木铎。功用则由兵器转为礼器,在红白喜事上制造点声响,相当于礼炮——这也算是“铸剑为犁”吧。

黄县话形容一个人浑身脏兮兮的,会说:“你看你跟个灰里拱样儿嘞。”我以为灰里拱就是指人在灰堆里拱过,没想到有次去乡下,真看到了灰里拱。黄县人家做饭,一进门就是东西两盘锅灶,通着里面的炕,做饭的烟气顺着烟道排出去,顺便热了炕,这在冬天比较寒冷的北方无疑是极为合理的设计。那时候没有煤,也没有天然气,做饭烧炕用的都是烧草,有庄稼秸秆,有山上拾来的柴火,庄稼秸秆相当一部分做了牲口的饲料,或是做了堆肥,每家每户分得的那一点根本不够烧的。村里又搞封山育林,一年中只有秋末开山三天,可以进山搂草,所以那时的柴草也格外金贵,有时人们讥讽日子过得细的人,会说他“举把烧草凑锅底上燎”。

为了节约柴草,最大限度地利用热量,人们想了许多办法,从灶膛的大小到炉底的高低,都用了许多心思,灰里拱就是其中的一种节能措施。灰里拱是用白铁皮卷制的竹筒状铁管子,有杯口粗细,一端有盖,可以开启,便于灌水和倒水,靠近盖子的地方还焊接有一细铁管,水开时蒸汽可由此排出。使用的时候在锅台门左边挖个洞,把灰里拱斜着插入,这样在做饭的时候,灶膛里的火顺便就会把灰里拱的水烧开,既充分利用了热量,又节省了时间,一举两得。因为整天插在灶膛里烟熏火燎的,灰里拱浑身乌漆麻黑的,所以在黄县话里,灰里拱才有了满身烟尘的喻义。

拨周锤又叫拨拉锤、拨棱锤,是打绱鞋麻绳的专用工具,满族等游牧民族多用牛的前腿胫骨制作,黄县民间一般用枣木、梨木等硬木制成。拨拉锤两头粗,中间细,在细腰处的重心位置插一段铁丝,铁丝顶端曲一挂钩,备作拴麻线用。使用的时候先拴好麻线,右手持拨周锤的右端,猛力按顺时针方向一转,两股麻线合而为一,再绞成麻绳,打褙儿做鞋的时候就可以用来纳鞋底了。有多少人的童年,是在温暖的火炕上,伴着拨周锤和麻绳穿过鞋底的“哧啦”声长大的。

这些老物件儿并不金贵,但却凝结着前人的心血,体现了生活的智慧。每次看到它们,那种已消逝的旧日生活所特有的温暖气息便扑面而来,伴随着的,还有那种对生活的乐观和永不消失的希望……

【老照片】

“忆苦思甜”会

□马光仁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学校、工厂经常请一些苦大仇深的老贫农、老工人对学生、工人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所谓“忆苦思甜”就是控诉解放前广大人民群众被地主、富农、资本家剥削压迫的“苦”,“思甜”就是讲解放后共产党给人民群众的好。

1974年10月,在我教书的济南长清归德联中(归德中学的前身)就召开了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会场设在校园内,请的是陈庄村年近70岁的老贫农房泽玉。他说,在旧社会,贫下中农吃的是野菜和谷糠,他给地主扛活,地主根本不拿穷人当人看待,给打工的吃的,都不如家里喂狗的食物。

老人讲到这里,台下的一位学生带头喊起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千万不忘阶级斗争!”师生们都跟着喊。他忆完了解放前的苦,又说起新社会的甜,最后语重心长地对学生讲,要珍惜新社会的甜,翻身不忘共产党、不忘毛主席,要听党的话、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一场生动的阶级教育课就结束了。会后,各班级都要出壁报,让学生谈体会,谈感想,表决心。